

《未央天》

場次表

第一場

第二場

第三場

第四場

第五場

第六場

人物表

馬義 米進圖忠僕 老生

馬幼蘭 馬義女兒 青衣

米進圖 馬義主人 小生

褚無良 秣陵縣令 丑

聞朗 健康刺史 淨

縣衙役

刀斧手

八校尉

二更夫

二官差

序幕

※ 「將軍令」序幕曲。

※ 兩更夫報更上。

【內白】啊哈！

更夫甲：為人莫打更，

更夫乙：打更受苦辛。

更夫甲：看人做美夢，

更夫乙：咱倆把街巡。

更夫甲：見多又識廣，

更夫乙：事事看得真。

更夫甲：閒來好議論，

縣裡不太平。

更夫乙：怎麼啦？

更夫甲：你沒聽說米進圖那一家子的事兒嗎？他哥哥死啦！他嫂子陶氏不守婦道，姦夫淫婦，還跟這小叔子成天吵個沒完沒了！我看哪，一準兒要出事！

更夫乙：是嗎？他嫂子跟誰？

更夫甲：他嫂子跟……【動嘴形，不出聲】

更夫乙：嘿！你瞧！這誰聽得見呀？

更夫甲：你不就問那個相好是誰吧？

更夫乙：【謹慎的點點頭】

更夫甲：據我的「地下情報」所知，好像是他家的鄰居侯花嘴！

更夫乙：啣！是他呀！尖嘴猴腮的！不是個良善之輩呀！

更夫甲：所以我說嘛！弄不好就要出事！

更夫乙：這可怎麼辦？你給拿個主意？

更夫甲：對！我是得拿個主意！嗨！這干我甚麼事兒啊？打更去！少廢話了！

更夫乙：打更囉！【兩更夫打更下場。】

空間：荒郊

人物：米進圖、馬義、眾衙役、二差官。

※ 進音樂，低緩哀傷，米進圖在米進新的墳前，舉香致祭。

米進圖：咳！兄長呀！【哭介】（唱）

馨香三柱祭亡靈，

家道中落好傷情。

寡嫂不仁生嫌隙，

反目成仇怨懟深。
望兄長黃泉下家門庇蔭，兄長呀！
免得我度日艱憂心如焚。

馬 義：（內白）走哇！

馬 義：哎呀東人哪！大事不好了！

米進圖：何事驚慌？

馬 義：不知何人，將大主母殺死，又將人頭割下，棄屍在東人的門首！

米進圖：喔！有這等事？這這這是從何說起？

馬 義：東人哪！（唱）
家遭變故驚雷震，
無頭女屍躺前門。
眾鄰人一個個紛紛議論，
都道是二東人姦殺寡嫂逆人倫。
聞此言不由我心中忿恨，
無恥的造謠人是何居心。

米進圖：哎呀馬義呀！自我兄長去世之後，我家嫂嫂便與鄰舍侯花嘴，舉止曖昧，一日我見他二人，眉來眼去，十分不雅，我便說了一句重話，要我嫂嫂，謹守婦道，須知「寡婦門前多是非」，那侯花嘴欺我一介書生，肆無忌憚，我氣他不過，將他怒斥一番。定是他懷恨在心，做出此事，陷害與我，也未可知？

馬 義：依老奴看來，這樁事兒，恐怕要將東人牽連在內了！

米進圖：【害怕】哎呀馬義呀！你我雖為主僕，情同手足，我家遭此變故，全賴你…、你、你、你大義相助，救我脫出困境了！【哭跪】

（唱）
躬身施禮心似油滾，
遭誣陷要靠你把清白申。

馬 義：東人哪！（唱二六）

為人忠義是根本，
何況你我主僕情深。
秣陵縣用酷刑聞名遠近，
這官司進衙門是非難分。
勸東人速避禍他鄉遠奔，

（白）東人！隨我來！這裡來！快走！快走！（身段逃走）

【眾衙役追上，將米進圖捉住】

差 官：米進圖你跑不了啦！拿下！帶走！

米進圖：哎呀！【身段】列位上差，你們抓錯了人吧？

衙 役：【兇狠狀】少廢話！現有縣太爺拘票在此，這一行行硃筆標得明白，你被告因姦不從，殺死寡嫂，並將人頭割下，藏匿避罪，這樁無頭公案，

其罪非輕，有話上堂見了縣太爺再說！

馬 義：二位差爺！我家東人是個讀書明理之人，他他他焉能做出此事？

衙 役：他沒殺人，能叫人告下了嗎？

馬 義：但不知是何人出首遞狀？

衙 役：你們的鄰居侯花嘴呀！

米進圖：【吃驚】喔！侯花嘴！

馬 義：東人！果然事出有因！

米進圖：哎呀！冤枉呀冤枉！這是從何說起？

衙 役：少廢話了！有話公堂上去說！帶走！【眾人身段下】

馬 義：東……人！【馬義驚呼，身段下場。】

第一場 馬義之忠

空間：縣衙大堂、大街、荒野亂葬崗。

人物：二更夫、褚無良、米進圖、馬義、眾衙役。

※ 二更夫敲鑼擊更鼓上。

更夫甲：你瞧！說出事，一準出事！

更夫乙：這我就不明白了？看那米進圖，一個文弱的書生，不像是做這種事的人呀？可原告侯花嘴既然勾搭上陶氏，更不會把陶氏殺死呀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？

更夫甲：【一副嚴肅的表情】我看…這件事恐怕不簡單哪！

更夫乙：這下可有好戲看了！

更夫甲：咱們就往下看吧！

※ 秣陵縣公堂，眾衙役扛著各種刑具，諸如「站籠」、「械枷」（手銬腳鐐之類）、「拶指」、「棍杖」等各種刑具，如狼似虎狀站堂。

※ 場面起陰森鼓聲，營造酷吏審案的氣氛。

內白：老爺升堂了！

褚無良：（散板）

三載清官秣陵縣，

（流水）

黑面閻王威名傳。

為官之道鐵腕展，

違法亂紀不貸寬。

若有那作奸犯科把刑案犯，
是板子打來拶子鑿，酷刑伺候五毒全。
從重量刑人人怕，
我叫那、雞鳴狗盜、聞風喪膽、遍體生寒。
來來來將人犯高聲傳喚，
高懸秦鏡我辦起案來智謀周全。

※ 兩衙役將米進圖惡狠狀押上公堂。

米進圖：【高呼】冤枉！

褚無良：啞！膽大米進圖！犯下姦淫寡嫂，毀屍滅跡的逆倫大罪，還不給我從實招來！

米進圖：請問太爺，你道我姦殺寡嫂，有何憑證？

褚無良：你的高鄰侯花嘴指證！

米進圖：他指證何來？

褚無良：是他言道，你與他家僅一牆之隔，日前聽得寡嫂陶氏大罵你禽獸不如，隔了一夜，只聽得鄰居喊叫，見那陶氏已被殺死，躺臥在血泊之中，人頭不知去向。你與寡嫂，孤男寡女，共處一室，這瓜田李下的，你怎麼脫得了干係呢？

米進圖：大人豈可聽他一面之詞，自我兄長下世之後，那侯花嘴便與我家嫂嫂，有曖昧之情，我與他二人，為了此事，爭吵起來。這樁無頭公案，定是他二人定計，誣陷與我。

褚無良：【拍驚堂木】胡說！侯花嘴既然與你家嫂子勾搭上了，定然也是男歡女愛，喜歡還來不及呢！怎能將她殺死，毀屍滅跡，這能說得通嗎？

米進圖：你道我殺死寡嫂，砍了她的人頭，這人頭何在？

褚無良：是呀！我也在想，這人頭何在？嘿！是老爺審你，還是你審老爺我呀？人是賤蟲，不打不招，來呀！給我打！

米進圖：【米進圖身段】太爺呀！〈唱〉惡鄰淫婦心毒狠！

褚無良：你住了！你說你不是兇手，可惜呀你碰上了我這個辦案的高手，你既不是兇手，就該來到縣衙呈報我這高手，你既不敢來呈報我這高手，自然你就是兇手，自從秣陵縣來了這高手，就沒敢出像你這樣的兇手，你呀甯想騙我這高手，去錯拿別人當成兇手，我也不會放了你這個兇手，讓你變成作案的高手，這才是兇手碰上了我這高手，高手要嚴辦你這個兇手，兇手高手，高手兇手，哎呀我的媽呀！給我往死裡打、打、打、打死這個殺人的兇手呀！

米進圖：哎呀！【身段】〈快原板〉

進圖今日遭大冤。
罪案真偽難分辯，
閻王做官有苦難言。
怕只怕墮入了孽海冤山命懸一線，

不承望湛湛青天明鏡高懸。

褚無良：啞！不說實話，還敢誣賴本官？來呀！給我用大刑，夾起來！

米進圖：【身段】受刑不起，我我我願招……

褚無良：這不結了！你說，你殺死寡嫂，割了她的人頭，你把這人頭藏在哪啦

米進圖：這人頭麼？！

褚無良：快說！我也好結案！

米進圖：我實實的不知也！

褚無良：又來了不是！這人既是你殺的，人頭怎麼不知道放那兒？明日申報此案，無憑無據的，你要我挨罵是怎麼的？我說來呀！給我收！

馬 義：【身段】

〈白〉冤……枉！【高聲】

褚無良：〈白〉何人喊冤？

眾衙役：何人喊冤？

馬 義：小老兒馬義！

眾衙役：米家僕人馬義！

褚無良：米家的老僕人……？【思索介】呵呵呵！有了！把米進圖暫且押下去。叫馬義上堂回話。

眾衙役：馬義上堂回話！喔！【嚇堂威】

馬 義：報！小人馬義告進！參見太爺！【跪下】

褚無良：我來問你，你既是米家僕人，米進圖殺死你家大主母，砍下她的人頭，藏匿在那？想必你一定清楚囉？

馬 義：【叫頭】啟稟太爺，我家東人乃是知書明理之人，焉能做出此事。還望太爺詳情。

褚無良：瞧你說的！我說馬義呀！你家主人不肯供出人頭的下落，少不得每日挨打受刑，你怎麼忍心看他受苦呢？我這有個兩全其美的辦法，你可願意去辦哪？

馬 義：只要救出我家東人，小人死而無怨！

褚無良：怎麼講？

馬 義：死而無怨！

（白）好！就憑你這一句話，你家主人就有救了！只要你去找個人頭來，那無頭女屍有了人頭，本老爺結了案，你家主人就能少受點罪，說不定還獲得開釋，要是沒有人頭的話，我可就救不了你家主人囉？咱兩兒必得合作，才能把他給救出來呀！

馬 義：【思索】想這人頭不是平常之物，叫小人我到哪裡去找呀？

褚無良：哎呀！你怎麼這麼死心眼！隨便去找個女的人頭來嘛！

馬 義：小人實實難以從命！

褚無良：拜託啦！你也算幫幫我的忙啦！

馬 義：哎呀呀！難以從命哪！

褚無良：給臉不要臉！限你三天，找到人頭，我就放了你家主人，如若不然，哼
哼！你就等著收屍罷！轟出去，退堂！

馬 義：太爺！太爺！太爺！哎呀！

〈唱〉縣太爺逼我把人頭察訪。

三日之內送公堂。

他言道救東人是唯一的伎倆，

好叫我方寸亂失了主張。

邁步兒來到了長街之上，

女屍人頭何處藏？

長吁短歎穿街巷，

不覺得回到了東人家房。

（行絃插白）我想大主母就在此處遇害，這人頭或許藏在裡面，也未可知？

待我進去，尋找尋找！嗨！那行兇之人，既將人頭割下，焉能藏在
裡面哪？**哎呀這這這……【靈機一動】**喔！有了！

（接唱）亂葬崗無名屍無人埋葬，

尋一個人頭又何妨？

急忙忙我把荒郊往，

【身段圓場，速度加快，跑到亂葬上，氣喘噓噓。剛剛定神喘口氣，冷不防，踢到一具屍體，「吊毛」絆倒，一群烏鴉又從頭頂上盤旋而過，傳來陣陣烏鴉叫聲，馬義驚嚇不已。】

呀！（接唱）只見那、荊棘叢、落葉黃、荻蘆衰草、屍骸橫陳遍山崗。

看寒鴉盤頂聲聲啾嚷，

迴風動地透心涼。

野死不葬惡犬搶，

骸支骨散聚蠅忙。

尋不著女屍頭東人難脫羅網，

我只得回家去再作思量。

汗如雨下六神喪，

人頭人頭你在何方？

【馬義離開亂葬崗，沿途打量過往的路人。】

沿途行人細觀望，

敢待尋一個女紅妝。

舉刀砍死爾命喪！

【突然想起家裡的女兒，被自己的念頭驚嚇】喔！

（唱）猛然間想起了家中的小姑娘。【痛苦無奈神情恍惚】

小姑娘呀小姑娘……，

我那寒門生、篷門長、嫡嫡親親嬌嬌養！

願不願，借妳的人頭，將東人的冤案償？【突又回神】

哎呀呀！撕肺腑、裂肝腸，五內俱焚心神恍，
無辜親女，怎把命來償？
憂忡忡，怵惕惕，千思萬想，
進無路，退無門，心內徬徨。
【「滾頭子」身段下場】

第二場 馬義之義

空間：馬義家

人物：馬幼蘭、馬義。

馬幼蘭：（唱上）

自幼兒生寒門伶仃坎坷，
嘆娘親染重病早離塵寰。
遭大旱逢飢饉天降災難，
父女們相依為命苦受熬煎。
幸遇那米老爺面慈心善，
得庇佑為奴僕暖衣飽餐。
廚下備妥粗茶飯，
待等爹爹轉回還，啊，轉回還。

馬義：走哇！【持刀，全身顫抖上】

想此情不由我肝腸寸斷，
好一似白刃鋼刀把心剗。
含悲淚進草堂愁腸百轉，

馬幼蘭：【歡喜迎上來】爹爹…！

馬 義：喔、喔、喔……【慌亂，急忙把刀子藏起來。勉強露出一絲微笑。轉身背對女兒拭淚。】

馬幼蘭：【見爹爹神色恍惚不定，暗生驚疑。】呀！

（接唱）見爹爹因何故惶惶不安。

【幼蘭親熱的向前攙扶馬義】

（念）爹爹回來了！快快坐下，待女兒捧茶來！

【幼蘭剛舉步，被馬義叫住。】

馬 義：回來！【馬義太衝動，叫聲很大，嚇住了幼蘭，也嚇住了自己。】

馬幼蘭：【怯怯的轉回身】爹爹…何…事呀？

馬 義：【張嘴想說話，又說不出來，揮揮手，軟弱的說到】去…吧！

馬幼蘭：喔…【不解，又害怕。悄悄的下場。】

馬 義：【激動的跳起來】且住！人頭就在女兒的項上，馬義呀馬義！我來問你，敢是不敢，怕是不怕，將她的人頭……砍了下來哇……！【拭淚，把暗

藏的刀子又拿在手中，看了又看，實在難以下手。】

（唱）鋼刀在手心悲慘，

刀刃藏鋒白光寒。

怎…怎、怎、怎忍將她的首級斷，

親生的女兒怎不痛憐。【米進圖：「畫外音」冤枉！冤枉！】

想起了我東人冤獄難辯，

逼上了懸崖【一鑼，舉起鋼刀。】我後退難。

【幼蘭捧茶，悄悄走上，走到馬義身後，見馬義手舉鋼刀，不解狀。】

馬幼蘭：爹爹！手持鋼刀做甚麼呀？

馬 義：【大吃一驚，要收回也來不及，要說實話也不行，順口就說。】啊？我…我…我要殺……雞……！【手指戶外】

馬幼蘭：【愈發莫名其妙】殺……雞？【看】我家哪有養雞呀？

馬 義：這……

馬幼蘭：爹爹…爹爹請坐！爹爹請用茶！爹爹……爹爹，聞聽人言，我家東人無端惹來上一樁無頭公案，想你我父女，身受二東人活命之恩，如今他遭受冤屈，我父女焉能不管，若能救得二東人之命，爹爹有何計策，只管講來！

馬 義：【叫頭】唉呀兒呀！只因二東人，缺少女屍人頭，身陷大獄，遭受酷刑，為父公堂喊冤。太爺言道，三日之內，有了人頭，將東人釋放，若無人頭，要將東人斬首。我也曾四處尋找，並無人頭的下落，那太爺親口對我言講，若是有了人頭，即將我東人釋放，兒啊！為父前思後想，萬般無奈，可否求、求、求求女兒妳的一項上人頭！

【言畢馬義拿起刀就殺，幼蘭「屁股座子」，身段。】

馬幼蘭：啊？！爹爹！（唱）

心驚膽戰悲聲喚，

爹爹你、你、你慢舉鋼刀聽我言。

親生的女兒不顧念，

取我的人頭情何堪？

怎不念親娘早逝無依賴，

無娘的孩兒誰痛憐？

苦度時光大不易，

撫育女兒也將那白髮添！

怎忍舉鋼刀將兒的頭顱斷，

兒是你的骨肉血脈相連哪！【馬義痛心落淚，鋼刀落地。】

馬 義：女兒呀！

（唱）女兒之言如利箭，

萬弩齊發射心間。

妳和順婉轉人誇讚，

妳乖巧貼心人愛憐。
迫不得已非我願，
走投無路訴無門心似油煎。

馬幼蘭：（唱）東人無端遭橫禍，【無限委屈】
女兒無辜性命捐。
爹爹無情親女斬，
無奈問天天無言。
莫非前世結了無頭怨，
慘戚戚赴幽冥我淚灑黃泉。

馬 義：（唱）滿心愧疚心頭顫，
老淚縱橫拭不乾。
恨只恨世道不平多惡險，
不公不義難訴冤。
東人遭禍受誣陷，
縣府的官他不查不究不問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糊裡糊塗
將東人就入了牢監。

馬幼蘭：（唱）自幼爹爹常教導，
受恩當得報湧泉。
爹爹捨女解危難，
無人侍奉在面前。
爹爹善良兒感佩，
爹爹痛苦兒辛酸。
為甚麼一家人無辜的遭難？
賤命如草芥不堪！
不如黃泉路安穩，
一刀畢命我也甘甜。罷！
【舉刀自殺】

馬 義：【眼睜睜看女兒自殺，阻止不及，大驚。】啊！【身段】兒啊！
【音樂進。撫屍痛哭，朝女兒跪拜。舉刀，五更天鼓進。切光。】

第三場 馬義之怒

空間：縣衙大堂

人物：二更夫、褚無良、米進圖、眾衙役、馬義。

※ 兩更夫報更上。

更夫甲：嗚嗚…

【更夫甲聲調哽咽，痛哭狀。】

更夫乙：【憂愁狀，看到更夫甲的樣子，很關心的樣子】你「樂」甚麼呀？

更夫甲：我哭還找不著調門兒呢！你說說！這有多慘哪！又添個冤死鬼呀！

更夫乙：是呀！糊裡糊塗的又添了條人命！縣老爺不去追查真兇，一個勁兒跟馬義要人頭，馬義哪知道人頭在哪呀？

更夫甲：縣太爺只管人頭有沒有，不管人頭假和真，馬義給了人頭，縣太爺可會將那米進圖給放了？

更夫乙：不知道！反正待會兒天一亮，縣老爺就要升堂審問此案，我看，乾脆咱倆今兒個就甬睡了，趴在大堂前面，仔細看縣老爺是怎麼個審法！

更夫甲：對！現在就請大夥休息一下，然後在看太爺怎麼結案！【切光】

※ 眾衙役、褚無良「急急風」站門上。

褚無良：（念對）書生殺嫂成懸案，
無有人頭我結案難。

米進圖殺嫂一案，缺少人頭，難以結案。米家的僕人馬義，送上門來，正中我的下懷。我要他去找人頭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找著了沒有？人頭可是不容易找哇！要是找不到人頭，我這兒可就得開天窗了，哎呀！可真急死人了！

馬 義：（內白）人頭到！

褚無良：嘿嘿！他還找著了！這麼看，薑還是老的辣呀！傳馬義上堂！

眾衙役：馬義上堂！

馬 義：【拎人頭上場，看人頭，萬分不忍，拭淚狀。上堂跪下。】

褚無良：馬老頭！人頭找到了？

馬 義：這人頭麼……！找……找著了！

褚無良：當真找到了？

馬 義：【點頭】

褚無良：果然找到了？

馬 義：【點頭】

褚無良：來呀！將人頭打入木桶！咳！【大大的鬆了一口氣，點起水煙袋，悠閒的抽了起來。】我說馬義呀！這回你算積了八輩子的大德了，幫了老爺我一個大忙啦！時辰不早了，你也累了，該回去歇著去啦，老爺可不留你吃便當了！

馬 義：啊太爺！如今有了人頭，可放我東人回去了吧……？

褚無良：你說甚麼？

馬 義：可放我東人回去了哇？

褚無良：放了他……？我要是放了他，明兒他要是再殺人，你可再給找個人頭來？

馬 義：太爺！明明是你應允之事呀？

褚無良：將殺人犯放了，我豈不成個糊塗官兒了嗎？【翻臉，行絃停。】今兒我不但不能放他，還要將他嚴加治罪！來呀！將米進圖給我押上堂來！
【米進圖押上。】米進圖！人頭在此，證物俱全，這樁懸案，本縣早就料到你就是兇手，可是你死鴨子嘴硬，死活不肯招出人頭下落，如今有了人頭，懸案終於了結啦！米進圖呀米進圖！你還真得謝謝你家這位忠心耿耿的老僕人，讓你少受多少活罪喔！

米進圖：【咬牙切齒】馬義！你、你、你這無義的小人！

【衝上去，打馬義一個耳光。】

〈快板〉大罵無知狗奴才，

陷我入罪為何來？

沉冤難雪雖無奈，

不可玷辱我家清白。

寧願屈死不驚駭，

到如今一身汗名叫我怎赴泉台？

褚無良：今日兒個這樁無頭公案，辦得是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想當初包公在世，也不過如此呀！來！將米進圖定打入死牢！退堂！

【眾人下，留下兩名差官。】

兩差官：馬老頭！太爺已然退堂了，你還傻愣在這幹嘛呀？

馬 義：【突如其來的變化，他還沒有領悟事情的真相。】怎麼！太爺退堂了？

兩差官：【略帶同情】退堂了！

馬 義：我家東人呢？

兩差官：打入死牢了！你也該回去了！

馬 義：不對呀？

兩差官：怎麼不對了？

馬 義：老爺明明說是找到人頭，將我東人釋放！莫非……？

兩差官：愚人哪！老爺哪是想要放你家東人哪！咱們衙門裡頭的犯人，從來就沒有無罪開釋的前例。都是直的進來，橫的出去。這回不也這樣嗎！看你

可憐，咱哥倆告訴你吧！原先沒有人頭，是椿懸案，縣老爺無法結案，如今有了人頭，他可就成了罪證齊全了，你沒救他，反把他給害了！

馬 義：你、你、你待怎講？

兩差官：把他給害了！

馬 義：哎呀！【硬僵屍倒地】

兩差官：得！又是一條人命！馬老頭醒來！

馬 義：〈倒板〉五雷轟頂把我的心肺震碎呀！

〈散板〉忠肝義膽化燼灰。

家毀人亡空盡瘁，

貞心一片為了誰？

兩差官：你為誰呀？

馬 義：〈接唱〉那顆人頭她她她不對…！

兩差官：不對？說明白點兒？

馬 義：〈接唱〉是我那親生女她枉把命賠！

兩差官：啊？【大吃一驚】這是怎麼話說的？

馬 義：（接唱）到如今蕭然一身無牽累，

（白）我要告哇！〈唱〉刺史堂前我要把冤債追。

兩官差：【大驚】啊！馬老頭！本朝有律，凡軍民詞訟，皆須自下而上陳告，若越級上告者，從重論罪。那聞朗大人台前，有欽賜銅板鋼釘一面，上告者先得在釘板上滾上一滾，考驗考驗是不是誣告，即便就是真有冤枉，一上那塊釘板哪，老命也就算玩完了。所以，直到現在，還沒人敢上那告的！

馬 義：我馬義……敢哪！（滾頭子「撲燈蛾」）

【馬義咬破手指，扯下衣襟寫狀，書寫「冤枉」兩大字】

狗官欺民忒猖狂！

拼死上告刺史堂！

扯下衣襟書血狀啊……，

辯他個是非公道正義彰。冤枉！

【馬義朝天跪拜，指天盟誓。兩差官見馬義似乎陷入瘋狂之境，兩人悄悄溜下。馬義身段下場。】

第四場 馬義之死

※ 三聲鼓響，校尉急急風站門上，御史聞朗念對上。

聞 朗：柏府蘭台掌邦典，
明鏡高懸法堂前。
不理杯影無頭事，
御賜釘板辯疑冤。

下官，御史聞朗。掌管本朝律典，大堂之上，有御賜釘板一方，明辨人間公義，校尉的！將那擊鼓之人，押了上來！

眾校尉：啊！【急急風打下，抓著馬義上場。馬義抖髯，身段上場。】
擊鼓人當面。【馬義跪】

聞 朗：噫！膽大刁民，本朝有律，各處軍民詞訟，除叛逆機密等項重事，許其赴京奏告，其有鄉親全家被人殘害、及無主人命等一干情事，俱要自下而上，若有越級告狀者，一應問罪。我來問你，所告何事？

馬 義：小人馬義，替主鳴冤！

聞 朗：啊？你代他人告狀，並非自己冤情，莫非戲耍本官不成！來！重責四十。

馬 義：且慢！啟稟大人，我家東人，遭受不白之冤，現有訴狀，大人請看。

聞 朗：呈上來！啊？一紙冤狀，何以只寫冤枉二字？

馬 義：小人有下情回稟。

聞 朗：講！

馬 義：大人容稟！只因我家大東人，因病而亡，日前二東人撞見大主母與鄰人侯花嘴，有曖昧之情，將他們怒責一番，那侯花嘴懷恨在心，犯下這樁無頭公案，誣陷我家二東人。小人前去伸冤，太爺言到，三日之內，有了人頭，將東人釋放，若無人頭，要將東人斬首，小人遍尋不著人頭，只好回家，與我那相依為命的女兒商議，是她深明大義，為報東人大恩，殺身成仁，小人用她的人頭，假冒大主母，送到公堂。不想太爺，非但不放，反將東人定肘收監，打入死牢，想那秣陵縣，一不追查真兇，二不緝拿主謀，假冒清高，草菅人命。小人不服，只得越衙告狀，哎呀大人哪！想大人，如日中天，燭照沈冤，還望審理，這場冤案，馬義縱然一死，也感你的大恩大德啊！

聞 朗：嗯……！【護食】

（唱）膽大馬義訴冤狀，
小民告官非尋常。
本朝有律防誣謗，
銅板鋼釘可敢嘗？

（念）馬義！聽你之言，你家主人，身受奇冤，若要本院覆審，你來看！

這有聖上御賜銅板鋼釘一方，你若敢上，本院即刻覆審此案！

馬 義：馬義……萬死不辭！

聞 朗：校尉的！將他帶了下去！【校尉抓馬義下場】香案伺候！

【拜神釘板，釘雞祭祀。】校尉的！將馬義押了上來！

〈叫頭〉蒼天哪！天！米家冤情若蒙昭雪，我馬義死不足惜了！

【起二更】

【曲牌「哭批」，校尉抓住馬義，將他抬上釘板，馬義滾釘板介。死介。】

眾校尉：馬義已死！

聞 朗：【驚異佩服】呀！〈唱〉

義僕捐軀鮮血濺，

其中必有覆盆冤。

（白）校尉的！命你等兼程趕往秣陵縣衙，阻止行刑，將一千人犯抓來見我！

二校尉：遵命（下）

聞 朗：校尉的！星夜起程，速往秣陵縣去者！

【急急風打下】

第五場 未央之天

空間：刑場、驛馬道

人物：米進圖、刀斧手、褚無良、眾衙役、聞朗、眾校尉、二更夫。

※ 校尉手持公文，騎馬加鞭，快速過場下。

米進圖：（內白）冤枉！

※ 刀斧手將米進圖五花大綁，架上。【起五更】

褚無良：時辰一到，開刀正法！【抬頭望天，覺得奇怪。】咦？這倒怪了！都五更天，還這麼黑燈瞎火的？這雞也沒聽見叫喚哪？這是怎麼回事兒啊？

二更夫：報！【驚慌狀上場】啟稟老爺，五更報過多時，天還未亮，小人不知如何是好呀！

褚無良：想是初交冬至，日短夜長，多打一更又有何妨呀！總不能讓老爺我摸黑幹活兒，這是甚麼監斬官哪？去打【想了想，覺得奇怪，但不得不說】……六更！

二更夫：要是天還不亮呢？

褚無良：報…七更！

二更夫：再光亮呢？

褚無良：八更！

二更夫：它總是不肯亮呢？

褚無良：【生氣，不耐煩。】我說你們倆兒找碴兒是不是？哪有九更天的道理！

除非這老天爺跟我這縣太爺過不去！少廢話，打去！

二更夫：是！【兩人對望一眼，無奈的敲鑼。】六更天了！【下場】

※ 聞朗率校尉，飛騎過場。身段設計。

聞 朗：（快唱）

今宵刻漏何偏長，

滿天星斗黯無光。【起七更】

七更已過天未亮，

冤情果真感上蒼？

那馬義、滾釘板，豪氣千丈，

銅板上，只落得，鮮血淋漓，淋漓鮮血他一命見閻王，

氣沛蒼雲他勇哉無雙，

伸張正義我奔赴刑場。【起八更，身段下場】

※ 褚無良看天色未明，顯得心煩氣躁。

※ 二更夫上。

二更夫：老爺見鬼了！

褚無良：甚麼老爺見鬼了？

二更夫：不是老爺見鬼，是這天見鬼了！八更已然報過多時，這天還是不亮啊！

褚無良：天哪！我把你這天！今兒個你這個響鐵頭，碰上了我這個鐵頭響，你天不亮我就不問斬，來！給我打他個千古罕見的九更天哪！

二更夫：是啦！

※校尉手拿公文，飛奔而至。

校 尉：刀下留人！

校 尉：秣陵縣！朗大老爺有公文在此，著即停刑覆審。

褚無良：迎接大人！

※ 御史聞朗率領校尉急忙趕到，下馬。起九更天。聞朗逼視秣陵縣，兩人「推磨」，入座。

褚無良：卑職褚無良參見御史大人。

校 尉：報！啟稟大人，那侯花嘴畏罪自殺，拿獲陶氏，是她供出實情，原來那具無頭女屍乃是侯花嘴之妻，這是她二人訂下計謀，殺死侯妻，誣陷米進圖。

聞 朗：秣陵縣！將米進圖鬆綁！

莫利縣：米進圖鬆綁！搭了下去！

聞 朗：秣陵縣！

褚無良：卑職在。

聞 朗：你可知罪？

褚無良：下官依律蒐證，報部行文，上司批閱，擇期處斬，按部就班，一絲不苟。

聞 朗：哼哼哼！（冷笑）好個「按部就班，一絲不苟」！你製造冤案，罪責難逃，回衙聽參！

褚無良：【拿下紗帽】卑職罷官，罪有應得，可是有一事不明，可容訴來？

聞 朗：講！

褚無良：本朝自太祖開國，為肅朝綱，更新吏治，審斷囚犯，嚴刑厲法，一時之間，天下官員，畏懼觸犯科條，無不潔身自愛，從而嚴懲作姦犯科之人，政風如此，四處皆然，何謂本縣專用酷刑逼供呢？

聞 朗：為官之道，以禮化民。

褚無良：話雖如此，只是那馬義既然負屈陳冤，上告大人台前，何以大人也不加審理，卻要他慘死在那釘板之上呢？

聞 朗：這……？【兩人對笑】哼哼哼！【定格】

更夫甲：瞧！這位大人沒詞兒啦！這件官司，大夥兒都瞧見了，沒有縣太爺，可就沒有米進圖的冤枉呀！

更夫乙：不過，聞大人要是不讓告狀人滾釘板，那馬義也死不了哇！

更夫甲：這話可又說回來啦！那馬義要不犯那死心眼兒，他可憐的女兒，也就不會白送一條小命哇！

更夫乙：我瞧，這可是「聾子打翻啞巴的油」，說不清楚囉！

更夫甲：得了！別說了，咱兩兒該打更了！

更夫乙：幾更天啦？我都打糊塗了？

更夫甲：得了！得了！別打了！我瞧這天反正也亮不了！

更夫乙：這叫甚麼天哪？

更夫甲：這叫「未央天」！

※ 起音樂，劇終，落幕。